

小区有条幽径长里许，蜿蜒与河并行。河水涣涣，两岸葳蕤，百花竞艳，杂鸟争啼，是周围最怡人的地方。我常常带着孙囡囡在小道漫步。团团聪明活泼，两眼又黑又亮，常常不停地提问，诸如树叶为啥是绿的？鸟儿不停地叫是为啥？这些问题都容易回答，但有个问题不易回答，她问，爷爷，为啥这条路上狗巴巴这么多？

我真的无言。走在道上，每每担心的就是团团踩着它们。

小区的居民看上去都还体面，能买车买别墅的中年油腻应该都收入不菲，但所作所为真不敢恭维，晨昏间遛狗成风，本无可可，但

自觉性自律性太差，牵着狗就像牵着宠儿，任其胡来，那些狗也怪，如同人一样，一走上这条幽径见风景宜人，就有了便意，不是又腿撒尿就是撒胯拉屎，热腾腾，黄澄澄，黑黢黢，灰塌塌，油饺不像油饺，年糕不像年糕的，还因为狗狗的体量普遍地硕大而排泄物特别粗劣，倘你一早还吟咏着纳兰词，管叫你的诗兴瞬间领了盒饭。

向物业反映，物业说，抱歉，此路归属未明，不是我们管辖范围；向环卫反映，环卫也说这条道路并非他们的清扫范围。而居委，则说“无力处置”，除非能配备足够的“志愿者”……

环卫、物业、居委“三不管”，看来若要眼目清静，只有自己动手了，好在年轻时田里干过，不太怕脏，便戴好口罩，“撸起袖子”，找来长柄木夹，提一硬质纸袋，忍着恶心，把它们一坨坨地钳进纸袋，道路完完，纸袋也满了。但如何处置呢？最先想到的是小花园的土质贫瘠，便统统收入密封的“储粪罐”积肥，问题是一个月下来，“储粪罐”也满了，就和物业商量，后者赶紧招呼“绿化组”备缸，加盖，尽数纳入狗屎，说发酵后统一施作小区内“有机肥”。



渐渐地，遛狗人士看到我都躲，且面有惭色，可一天天地过去，道路上依然狗屎如簇，热气腾腾。惭愧归惭愧，旧习还是不改的，其实遛狗时，自己带个塑料袋加一次性手套，不就够了吗？

为彻底恶心他们，我有天忽然想启动孙囡囡来一次“捡屎秀”，便把孙囡打扮了，小白口罩，小白手套，再配一副小花袖套，提一小铁桶，跟着我，见我捡屎，就把小桶递上，如是一老一小，一递一送，十分引人注目，散步的纷纷停下脚步，遛狗的不也时驻足注视，只听得嗡嗡嗡嗡的议论一片：“看这一老一小的，养狗

## 一条小路

胡展奋

“揩屁股”，太缺德了！”我听了颇感欣慰，但也心酸，想当年寇准鼓动宋真宗上前线，迫使辽国签订了“澶渊之盟”，奸相王钦若说是寇准拿皇帝做赌注。

这不也是拿小皇帝当赌注吗？

但团团一点也不懂个中曲直，瞪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还挺兴奋呢，说明天上幼儿园告诉大家，她“光荣”地跟着爷爷清洁环境捡狗屎。

“苦肉计”见效了。整整一个星期，小径两旁干干净净，人还是有良知的，我想，不料如此佳境只维持了一星期，不几日，又见路边一坨一坨的了。

静下心来，换位思

考，如果我是遛狗者，倒不是不愿意为狗狗“揩屁股”，而是捏着狗屎放哪儿？臭烘烘腻哒哒，陪它全程？若有废弃箱，岂不完了？

念甫及此，立即觅来3只有盖的塑料收纳箱，在小路的首尾及中段各置一只，上写：狗狗粪纸敬请入内。

每月一次，物业将其定点清除。小路就此干干净净。

塑料收纳箱是上“拼多多”网购的，31cmx22cmx17cm，三件才18元。我仅花了区区18元就买来了一条清静幽静、诗意无限的小路，你倒说说，谁说的“有钱难买清风明月”呢？

深秋漫步小路，但见碧波映天，莲叶田田，花气清婉，落英缤纷，心旷神怡之际，不禁对团说，你看，小路是可以改变的，人，也是可以改变的。

习惯开车，感觉乘地铁惬意多了，刷屏看美女，一事两顾当。每次出发都有种“艳遇”的期待。到了地铁站，发现口罩又忘带了，自驾的毛病。回家去取太费力，老脸厚皮找人索乞。索乞不是种行为艺术吗？也是艳遇一种也！一年来曾多次体验，成功失败各半。有一次就从自动售取机上买了三个一包，十五元。

抬头看到一位老爷爷。他爽气地翻转斜背三角包，不无得意地提醒我，年纪大了，出门前应该做到ABC等等。我连声道谢，忘了给他打钱，他也不追，现在好人多了。

车内坐下四顾找些风景，一个六七岁男孩，眼大肤白，乖乖地任娘在拨弄他的手指。两人都戴着口罩，但从脸盘眼角看去，眉毛走势完全一样。这妈托弄着儿子嫩葱般的手指，逐个抠孩子指甲里的污垢，弄完一根再一根，像煞老猴给小猴捉蚤，乐此不疲。男孩一脸无感无奈，他的眼睛望着车厢里的一对靓女俊男。

下了地铁。茂名路横穿延安中路，绿灯显示还有10秒，要穿过一个双向宽阔路口。必须要小跑了。无意中瞟到身边还有一位秀肩半露，着紫罗兰

断衫的小姐。看我启动了，她显然被带了节奏，也跟着我跑。跑过一个行道我瞄了她一眼。她穿着高跟鞋的金莲跑不爽。在第二行道中间，我索性慢步等她。免得她孤独出彩。她果然懂了我的用心，向我投以一丝“秋波”。到岸了，我自笑着让人家先行。发现这条街上的女孩真好看，丽裳各具。一手奶茶或咖啡，一手甩着手机，包包小到只能放个手机，汗纸，唇膏。

我要赶时间了，不知道要去的机关办公室内有几个人，是买奶茶好还是咖啡好？转而一想，秋天正是栗子飘香的季节，买一兜糖炒栗子分食更方便。于是使劲抽着鼻子，空气，想闻香寻栗子。可惜梧桐碎光下，悠闲小店比肩的茂名南路巨鹿路上，居然找不到一口焦糖飘香的大锅，一位赤膊凸肚的大汉忙碌的身影。这不像记忆中的上海市井。

索性寻了个路边咖啡座，花了15块的一杯美式热咖啡，啧啧烫嘴。急急码字今晚的朋友圈。我的座前，先有一位“小姐姐”（当今对老阿姨的尊称）。她不好意思地说，她没点单，就坐几分钟等

摆是为了活动方便；肩裨则是代替军衔；腰带的设计一方面是保证利落，另一方面是出于军姿的考虑。风衣背面的肩部附了一块布料，这是借鉴了军用披风的一个设计，用来导流雨水。你是否也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？风衣的右胸上方总是多了一块布，大都还用扣子固定着。每每看到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，只知道这肯定不是设计师的突发奇想，那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覆一块布？和上述设计一样，此举也是满足作战需要——士兵习惯用右前胸抵住枪托，增加一块布料，一是减缓开枪的后坐力，二使风衣结实耐用。

有些风衣保留了领口和袖口的紧固设计，袖子可以通过

好像是，中外古今的很多文学名篇里，但凡书写关于橘子的文字，大多都喜欢预先设定某个场景做基调铺垫，而后读者自然而然被淡淡的哀愁所浸染、笼罩，是一幅动态的水墨写意画。那灰暗的画面中，蓦然间倏地一抹亮色跃然纸上，但仅仅就是这一抹亮色，却已然使得人的心情，立时由阴郁转为明快。小时课堂上背课文，朱自清先生《背影》里描写父亲买橘子来送他出远门——“他望车外看了看说，我买几个橘子去……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……”令当时才刚金钗之年的我，读来心里亦不禁骤然难过，觉得那一团温暖的橙红色的橘子，就是父亲背影本该有的色彩。

看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《橘子》，殊途同归。小女孩从火车上丢下几颗橘子给站在平交道送行的弟弟们——“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，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，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橘子那鲜艳的顏色……”黯然阴冷的色彩即刻被眼前这一星亮橘色点燃，顿时升起的温暖的橘色，纵然是片纸只字，难掩意境深远。烟雨蒙蒙，我疾步往家赶，途经水果铺，进去买了一兜橘子。抱着这兜橘子埋头只是快走，且走且思忖，又想起李商隐的《杜环小传》，好像也写到橘子。进家来立刻上网，希望能搜到这篇白话文，然而却遗憾地发现，原文已遭删改，且被删掉的部分恰好是关于橘子的。

《杜环小传》描写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妇人丈夫去世，生活陷入窘困，独自一人从江西九江搭船到安徽安庆，再步行至南京，寻踪觅迹故夫的旧日同僚求助，最后找到老友的儿子杜环，将她当母亲侍奉，乃得善终。文中当旁人把那老妇指点迷津之时，特别说到杜环家

人。一脸的惭愧，怕影响我是消费者的情绪。我说不介意，就是不能吸烟了。她尴尬地说“我屋里也吸烟的，但抽无妨”。我知趣笑笑。为了弥补我的“损失”，她主动说，是女儿约她出来买蛋糕，明天是自己生日。“还是女儿好。”我回了她一句，差一点被她带节奏，承认我也有女儿。

她接着说“能不好吗？我给了她一百万买房子。”“都是独生子女，将来不都是她的吗？”我感觉奇怪。“不一样的，在我活着的时候给她，与死后给她，完全是两种感觉。”她骄傲得身板笔挺，老话说“勤看小姐出嫁，要看老太收场”。上海“小姐姐”的见识和精明表现无遗。

有空乘乘地铁，街角喝杯咖啡真是惬意。

每当踏上家乡崇明岛的土地，在随风飘动，四处散开的空气中，一股熟稔好闻的泥香便会轻撩我的嗅觉，使我的心境顿时变得愉悦欢快起来。春天，芳草萋萋，万象更新，嫩叶的清香和着泥土的气息，弥漫在空气中，深吸一口，顿感全身活力顿生。返青的幼苗从枯叶中探出身来，渐渐地盖住垄间的黄土。沉睡了一个冬天的稻田翻起一排排泥浪，散发出清新、浓郁的味道，在田野上空升腾、扩散。夏天，滚烫的太阳炙烤着泥土，田野里蒸腾起似雾非雾的白气，四周鸟叫蝉鸣如潮水般涌来，强烈醇浓的土香扑面而来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夏天的田野绿得纯粹，绿得饱满，绿得蓬勃，蔬菜青青，瓜果累累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色，承载着农人们多少沉甸甸的希望。秋天，乡村的田野多姿多彩，成熟、稳重，最富有诗意。秋风飒飒，吹出了一片斑斓色彩，大地染上了绚丽缤纷的秋色：金子般的黄、翡翠般的绿、玛瑙般的红，整个大地宛如版画家精心绘制的色块，在艳阳天下，诱人的泥香溢于地表，田间地头秋色浓，瓜果飘香话秋实，一车车稻谷正在送进谷仓，一路上飘逸着诱人的稻香，农人们忙碌于稻海之中，喜笑颜开。冬天，土地全裸露在苍穹之下，苍苍茫茫，朔风凛凛，充满着朝气，即使是萧条的深冬，你也能感受到冰雪带给大地的生机。冬天的阳光淡雅朴素，似乎没有多少热力。然而，“大地微微暖气吹”，若撩上一把土，扬撒空中，依然会闻到一股熟悉的泥香。此时，你会感到在田野深处仍然蕴藏着无限活力。

门前有两株橘子树。而许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此文，满心忖度那伶仃孤老是怎样不辞劳苦顶风冒雨，抬头远眺，望见门前的那两棵橘树，她的心里该是多么温暖。

此文写景极妙，却有意写到双橘，想来是作者有意而为之。殊不知现如今被删，偏偏抹去阴雨中乍现红橘的温暖景致，实在是辜负了作者一番苦心。不识橘树之妙，终究是一种缺憾。

初中时背诵冰心先生的名作《小橘灯》，恍然明白橘子不单单是吃的，还可以用来照明，于是依葫芦画瓢，根据自己的理解，也扯来针线想做一盏小橘灯，无奈反复试验多次，均告失败。

前些时，朋友送一盆观赏橘，金橘因为“橘”与“吉”字的声音相仿，寓意美好。昨夜一场大雨，我绝早起来去看时发现，小橘树安然无恙，阳台上那几株竹子露出新芽。两芽同时破土而出，这从竹子还是两年前搬家时从旧家的花盆里挖出，去花鸟市场专门买来的素烧盆，小心移栽进去。上海的气候温和湿润，雨量充沛，细竹一年一年拔高，竹叶日渐繁茂，每当暮色渐沉之时，我最喜欢站在阳台与其对望。雨后的城市轻雾暗笼，月影婆娑，虽说只是暂别于都市喧嚣，片刻的肃然尘外，亦不失为一件幸事。

竹叶静寂，金橘点缀一星半点橙黄，窗子推开，鼻息间一丝隐隐的桂花香，好似一幅淡彩水粉画。楼上人家的防雨篷上突然落下几滴雨，给风吹落在竹叶上，叶子纷纷晃动，好像水粉画中的小动物骤然间受到惊吓，那植物也跟着有了生命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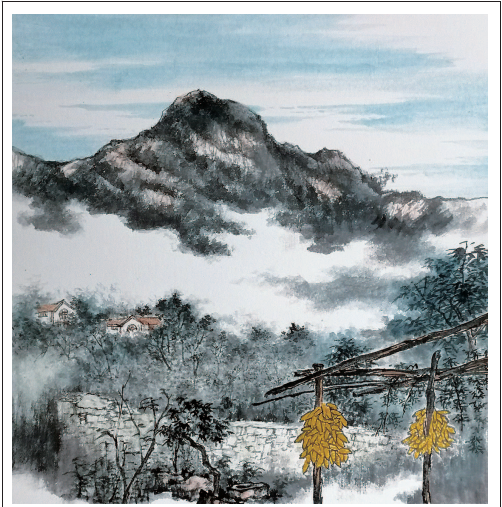
雨说来就来。浓雾氤氲的刹那，胸廓次然，古人所说“竹子宜烟宜雨又宜风”，绝非虚言。

泥香 郭树清 春天，芳草萋萋，万象更新，嫩叶的清香和着泥土的气息，弥漫在空气中，深吸一口，顿感全身活力顿生。返青的幼苗从枯叶中探出身来，渐渐地盖住垄间的黄土。沉睡了一个冬天的稻田翻起一排排泥浪，散发出清新、浓郁的味道，在田野上空升腾、扩散。夏天，滚烫的太阳炙烤着泥土，田野里蒸腾起似雾非雾的白气，四周鸟叫蝉鸣如潮水般涌来，强烈醇浓的土香扑面而来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夏天的田野绿得纯粹，绿得饱满，绿得蓬勃，蔬菜青青，瓜果累累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色，承载着农人们多少沉甸甸的希望。秋天，乡村的田野多姿多彩，成熟、稳重，最富有诗意。秋风飒飒，吹出了一片斑斓色彩，大地染上了绚丽缤纷的秋色：金子般的黄、翡翠般的绿、玛瑙般的红，整个大地宛如版画家精心绘制的色块，在艳阳天下，诱人的泥香溢于地表，田间地头秋色浓，瓜果飘香话秋实，一车车稻谷正在送进谷仓，一路上飘逸着诱人的稻香，农人们忙碌于稻海之中，喜笑颜开。冬天，土地全裸露在苍穹之下，苍苍茫茫，朔风凛凛，充满着朝气，即使是萧条的深冬，你也能感受到冰雪带给大地的生机。冬天的阳光淡雅朴素，似乎没有多少热力。然而，“大地微微暖气吹”，若撩上一把土，扬撒空中，依然会闻到一股熟悉的泥香。此时，你会感到在田野深处仍然蕴藏着无限活力。

故乡的泥土是美的，有生命的，故乡的泥土里有我的梦，有我的根，有我的魂，与我彼此相属。故乡的土地，让我贪婪，嗅到芬芳，闻到清香，吸取营养；让我憧憬，看到宇宙万物竞生的潜力。故乡的土地不媚俗，不粉饰，固执而张扬地在季节中显示魅力。



边看边聊



沂蒙山写真（中国画） 赵建平

风衣，又名风雨衣，是一种既可防风挡雨，又可避尘御寒的薄大衣，如果有可拆卸内胆的话，则适合春秋冬三季穿着。

风衣距今有百年的历史了，它的出现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当时，英国陆军经常在雨天打靶壕战，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穿雨衣难免拖拖拉拉，动作总会慢半拍，而战场上的生死存亡往往就在分秒之间，要是不穿雨衣，士兵们一着凉，部队的战斗力必然下降。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，英国衣料商托马斯·巴尔巴尼嗅到了商机，他通过反复试验，设计出了针对靶壕战的防水薄

大衣，国外称之为靶壕服。这种大衣的面料采用的是托马斯·巴尔巴尼已获专利权的产物——防水加毕丁，一种细密的棉织物，款式为双襟两排扣，领子能开关，有肩裨、袖裨、肩章，胸部与后背有一片盖布，下摆宽大。穿上这种靶壕服，待敌机轰炸过后，士兵从硝烟弥漫的战场里爬出来，只消拍打几下衣服上的尘土，便又是潇洒的小伙子了。

战争结束后，风衣进入了大众视野，并以独特的廓形和分明的线条成为符号化的流行元素。在风衣走向时尚界的路径上，好莱坞的明星及其主演的电影出了大力。例如，费雯·丽与罗伯特·泰勒在《魂断蓝桥》、汉弗莱·博加特在《卡萨

布兰卡》、奥黛丽·赫本在《蒂凡尼的早餐》中的风衣，曾令无数观众过目不忘，现在来看依然是经典款。

有了明星和电影的双重加持，靶壕服迅速走红，成了普通人的日常服装，并更名为风

## 风衣

刘云

衣，而且是世界上第一款男装女穿的时装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尽管风衣的样式不断翻新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整体仍旧沿袭了一战期间的军装设计：拿破仑式的大翻领和双排共10粒扣的造型，明显继承了军装传统；过膝的长度和宽大的下



辛旭光

## 七夕会

带子绑紧，领口也有金属钩和藏在领子下面的细带，这不光是为了防风挡雨，它与面具配合使用，能阻挡毒气，大幅度减少士兵伤亡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风衣的诞生以及每个细节都是根据士兵的特点量身定做，怪不得穿上它有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，整个人即刻气度不凡，好像走路带风，惹得名流、贵族、普通大众、男男女女、老中青无人不爱。

我的风衣没有内胆，只能在春秋两季穿。今年九月下旬就开始降温了，前一阵子的连阴雨，又引发了断崖式降温，以至于我的风衣还没上身，穿的季节就过了。

